

余春红 译

洛桑宣言： 非霸权人类学

MANIFESTE DE LAUSANNE
Pour une anthropologie non hégémonique

弗朗辛·塞朗 弗洛朗斯·格雷泽·比多 蒙齐尔·基拉尼 主编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余春红 译

洛桑宣言： 非霸权人类学

MANIFESTE DE LAUSANNE
Pour une anthropologie non hégémonique

主 编：

弗朗辛·塞朗 弗洛朗斯·格雷泽·比多 蒙齐尔·基拉尼

撰稿人：

艾琳·伯利埃

卡特琳娜·伯努瓦

雅克·得·阿戴斯齐

米歇尔·达弗吕

尼科莱塔·迪阿兹奥

阿德里亚诺·伐沃尔

弗朗索瓦·拉普朗汀

皮埃尔-约瑟夫·洛朗

约瑟夫·莱维

雷蒙德·迈耶

斯特法妮·恩科格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桑宣言:非霸权人类学 / (加) 塞朗(Saillant, F.), (瑞士) 基拉尼(Kilani, M.), (瑞士) 比多(Bideau, F. G.) 主编; 余春红译.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48-1876-0

I. ①洛… II. ①塞…②基…③比…④余… III. ①人类学—研究 IV. ①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3765 号

洛桑宣言:非霸权人类学

弗朗辛·塞朗 弗洛朗斯·格雷泽·比多 蒙齐尔·基拉尼 主编
余春红 译

◇项目策划:陈宏平 李晟文

◇责任编辑:孙雪姣 李 阳

◇责任校对:张晓芳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press.hunnu.edu.cn>

◇经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5.25

◇字数:104 千字

◇版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8-1876-0

◇定价:36.00 元

前 言

2007年在魁北克省的拉瓦尔大学召开了一场学术会议，旨在庆祝《人类学与社会》杂志创刊30周年（“人类学与全球化——复杂性及学科影响”），本宣言的主导思想即诞生于此。这一学术盛会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语人类学家，大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最终形成了两部著作：《重新创造人类学？全球化中的文化科学以及边缘地区的发展》和《人类学中霸权的限度》（Liber, 2008, 2009）。这两部著作与本书的论点相同。之后，广大学者和研究人员还进行了多次会面：在纳沙泰尔人种志博物馆（2008）；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人类学家协会在此召开会议（CASCA, 2009）；在新奥尔良（美国人类学家协会，2010）；在加蓬利伯维尔大学人类学系（2011）。最终是在洛桑大学社会政治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实验室（2010），与会代表共同思考和讨论了非霸权人类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可行性，这一计划才最终形成。

参加这一宣言的人员并非固定团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分

享和传播批判性人类学的一些思想和经验。对于语言和理论导向没有限制，该宣言向所有宜于学科建设的讨论开放。

我们感谢在各种学术会晤中接待过我们的组织和个人，这对我们之间的交流至关重要。

另外，我们还要感谢 Marianne Kilani-Schoch 对本宣言的数次修改，感谢 Catherine Benoît 对宣言最终版本的把关，感谢 Michelle Daveluy 和 Irène Bellier 的宝贵意见。最后，衷心感谢 Liber 出版社对我们的支持。

弗朗辛·塞朗

蒙齐尔·基拉尼

弗洛朗斯·格雷泽·比多

目 录

洛桑宣言	001
重新开启关于人类学的讨论	003
重新肯定人类学在世界上的存在	009
非霸权人类学的条件	013
对非霸权人类学的建议	017
当今的人类学知识有何用处	025
非霸权人类学基本概念	029
促人类学生成	031
殖民性	034
相互认知	036
身体	039
文化创造性	042
克里奥尔化	045
文化	048

051	共有文化
054	方法论上的非殖民主义
056	差异与分歧
058	帝国
061	内人类学
063	投入
065	伦理
069	种族中心主义
072	外人类学
075	界线
078	人类学知识系谱
081	交际全球化
083	岛屿
086	人类学空隙
088	语言
091	不安全的现代性
094	语言多元化
097	多极化
100	人种志博物馆
104	国际组织
107	(生活) 经历
109	遗产

共享遗产化	112
当地人（原住民）	114
后殖民主义	117
认可与权力	120
知识	122
附属性	125
南部	128
主体	131
普遍主义	134
 参考文献	 137
撰稿者	150

洛桑宣言

重新开启关于人类学的讨论

人类学的诞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起源于欧美对其他文明所建立的殖民关系。为了探寻新空间、新资源和新能力，学者们运用科学方法描述其他社会与他们自己文化之间的区别。博厄斯（Boas）、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等先驱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他们的理论被后人频繁引用，曾在很长时间内定义这一学科。

时代发生了变化。一代代学者所描述的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理清，并广为传播，外界社会本身也在转变，越来越像研究者所生活的环境。或许这种相似性一直存在，只是之前没有被人察觉。同样，人类学也变了，受到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相互作用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冲击。生产知识的人和知识的使用者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使用者今后将参与讨论，并对其结果进行评估，学科的反自反性随之流行。

这些变化引起了人们对于人类学实践及其未来发展的担忧，还引发了学科内部的批评。有些人把这种批评归因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潮流，一部分人认为它代表一个自恋式审美、精英主义的时代，另外一些

人则认为它敲响了人类学的丧钟。如今，主要是人类学的外部结构环境使人产生怀疑，尤其是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面对这些霸权形式，人类学似乎没有办法应对，而且逐渐失去其稳定性：经济霸权，是到处扩张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认知霸权，是科学技术爆炸的结果；意识形态霸权，来自于不同形式的宗教、人种完整主义的渗透，及其对主观性的操控；隐性政治霸权，它隐藏于试图建立全球统一的执政理念之中。

新自由主义的重商主义蔓延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科研机构以及科研本身都无法幸免。它浸入知识的本质及其发展，导致了人们对人道和人文科学的轻视。

从这一点看，人类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望和影响，其研究成果也不再有任何惊人之处。特罗布里安德人（Trobriandais）、安达曼人（Andamans）或纳姆比克瓦拉人（Nambikwaras），已经不像在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的光辉时代那么引人关注。魅力、严密、有用性以及切合实际等特性今后就专属于更“严肃”的科学了。

面对生命科学、管理及认知科学，人类学家的话语被彻底边缘化。曾经赋予其丰富性和名望的研究方法如今也已失去了功效。通过电脑显示屏、旅游或购买不同国家的产品便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消费，还有什么必要去体验另一种文化，从中汲取知识呢？当今，人们通过基因结构、市场法则或脑部化学来认识人类，而人类学的知识来源于敏感性和行动，其科学价

值如何？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令人担忧。以前曾经是人类学家“研究对象”的人不再以同样的态度迎接他们和他们的研究成果。被研究的人现在了解了这一学科，因此有所期待和要求。经常被提出的一个问题便是人类学家能否改变他们的生活——而这是一个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回答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以前的“研究对象”本身已登上知识的舞台，开始发言。

人类学家，尤其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人类学家不再是唯一评论文化、书写文化、记录文化的人。文化群体中的代表在知识的殿堂中开始争夺自己的位置。他们来自那些社会，以前曾被当作观察对象，而现在他们让人们听到了新的声音。他们对“官方的”发现和定义提出异议，很多情况下依靠一种至今尚未命名的、崭新的人类学。南部世界的新精英所建立的人类学与以欧美为中心的人类学保持距离，其实后者越来越演变为以美国为中心。

这种对于非霸权知识在社会、政治和知识层面的需求改变了西方与非西方人类学之间对话的环境，是迈向非霸权人类学的第一步。当然，这种非霸权人类学了解自己的历史以及迄今为止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并将毫不犹豫地去面对。但同时，其轮廓需要重新勾勒，应该紧密联系学科内近几十年所出现的新的对话、争议和误解。为了理解这些复杂性，应对挑战，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上进行调动。

另外，人类学也不再是唯一研究文化及其多样性的学科。有些学科借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术语，越来越多地涉及其研究领域，例如医学、工程学、管理学等。借用过程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它，文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在归属、性能和市场的形式下被物化，其目的被简化，从而加强了因循守旧、屈服和霸权主义。这种趋势，我们在此称之为“表面化”（surfacing），不应与真正的人类学混为一谈。

在人文及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一些其他运动，也在论述文化，但是有些偏离必须指出。文化研究抓住了文化的少数及附属表达。它虽然以这种方式探讨了学科内的某些问题，但同时也回避了直接体验文化形式。部分知识分子和学者来自传统上的被研究人群，对于自身在人类学中表现不足或被错误解读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后殖民研究致力于重塑他者的形象，并把它引入权力关系。

虽然有些人类学家由于研究方法的原因而抵制这两种流派——它们太过文学化、历史化，不重视实地研究，但是不应放弃与它们的辩论。我们应该迎接它们向人类学发起的新挑战，既不能忽略它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弱点，也不能轻视它们对于整体人文社会学科的影响。它们自身的霸权主义虽然有损社会学及人类学，但这两种学科的创造力却远没有枯竭，其资源仍可用来构建关于文化和社会的严谨的知识。

尽管如此，人类学本身就是在建构霸权主义，只有当人们

承认有多少国家或地区的传统，特别是认可那些处于边缘地位，被故意忽略、遗弃，甚至从学科记忆中抹掉的传统时，才有可能进行学科更新；有多少理论分支被切断、降级或归为少数派；有多少作者被学科轻视或排斥；标准化、规范化过程中有多少书写方式被边缘化；换句话说，一个非专制性的人类学不应忘记其内部固有的各种霸权主义。

外部的霸权力量也有很多。它们与旨在深入理解人类多样性的学科背道而驰。以全球主义为例（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全球化），根据这种意识形态，世界将成为一个单一的、无差别的同质化聚体，文化研究将是一种过时的民俗学。还有科学主义，对它而言，科学就是度量和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充其量就是提供一些“描述”，它对世界的认识仅仅是“主观的”、“科学前的”。

确切地说，这种意识所涉及的是“文化事实”，而并非文化本身，它把事实表达为各种各样可量化的社会医学、社会经济学或社会心理学的变量。象征世界、本体论、宇宙学、梦想、令人心醉神迷的文化艺术、历史经验、结构性暴力、秘密、天赋，以及其他“深层的”真实被这种科学务实主义所遗忘，文化和人类经验的丰富性被忽略。

科学本身所固有的认识论上的多样性同时也在消失，而这与多学科、跨学科的理念相违背。向多方法开放、关注多种认识视角的做法似乎无法蓬勃发展。我们反对呆板的、软弱无力

的、无所建树的跨学科性以及并列、拼凑、急于求成的调研，我们认为必须采取能够深入描述社会文化现实及其多样性的人种志的方法。

面对影响学科身份和前途的变化，面对传统上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和群体越来越强烈的社会需求（这些曾经的研究对象现已不再满足于自己所处的被动的、被观察者的地位），面对公立或私立的研究机构中所弥漫的功利主义，面对知识体制中不利于文化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种种调整，应该举手投降吗？我们的回答是不，我们相信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途径。

重新肯定人类学在世界上的存在

我们应该思考如下问题：

深入认识我们周围以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需要哪些条件？只要处于多样的文化之中就能证实它吗？文化多样性只是贴在世界背景之上的一层装扮吗？或是一套通俗化的、固化的东西？它是否受国际组织定义的概念的支配呢？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各国部委为例，他们制定的文化法规政策常常是对现实的曲解。

重新肯定人类学和深层文化知识，把格尔茨的“深层文化”（deep culture）和我们所探求的“深层知识”（deep knowledge）联系起来，这一时刻到来了吗？在一个带有机械性的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盛行的时代，是否能确保关于人类文化及其构成的知识符合世界和经验的细微性、复杂性、多样性等特征？是否要承认这种工作属于“深层关系”（deep relationships）：亲身经历过的关系，由压制与协商、期望与失望、互惠与敌对、理解与误解所构成的关系？

我们在此想重申的、人类学从未抛弃的正是这个愿景，而我们深知其任重而道远。学科的事业难以一蹴而就，这既不是